

# 从一幅早期地图看藏南问题研究的重要性

廖小韵<sup>①</sup>, 郝晓光<sup>②</sup>, 胡小刚<sup>②</sup>, 刘根友<sup>②</sup>

(<sup>①</sup> 湖北省地图院, 武汉 430071; <sup>②</sup>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武汉 430077)

**【摘要】** 不久前作者对我国藏南地区的地名问题进行了研究, 探寻藏南地区门巴族和珞巴族的历史渊源及地理分布, 认定门巴族和珞巴族始终是我国非跨境民族。从民族同源性及相关历史事件的延续等方面, 论证藏南历史上就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提供了一幅早期地图, 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再现在我们的视线中, 展示了地图在捍卫国家主权中的重要作用, 昭示着我国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 再次强调了藏南问题中地图与地名研究的重要性。

**【关键词】** 版图疆域; 藏南问题; 国家主权

**【中图分类号】** P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307(2012)08-0177-03

## 1 引言

自2010年起作者研究了《中国地图》上藏南地区的地名空白问题, 将《中国地图》藏南地区的图上地名点由原来的9个增加到36个<sup>[1,2]</sup>, 并展开了藏南地区门巴族和珞巴族的相关研究<sup>[3-7]</sup>; 探讨了门巴族和珞巴族的历史文化, 揭示了藏族与门巴族、珞巴族之间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 描述了门巴族、珞巴族的历史渊源及地理分布, 认定门巴族、珞巴族始终是我国非跨境民族。从民族同源性及从相关历史事件的延续等方面, 论证藏南历史上就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一幅1959年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早期地图又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显现在我们的视线中, 从地图与版图、疆域的关系上, 推进藏南问题的研究。

## 2 地图与版图疆域

自古以来, 我国就十分重视国家的版图与疆域, 历代王朝统治者都关心管辖领域内的土地及人民生活状况。《周礼》记载: “三日听间里以版图”, 版即户籍, 图即地图。古代流传“荆轲刺秦王, 图穷匕首见”、“萧何进咸阳, 首艘藏图籍”、“张松献地图”等典故, 都说明古人对地图的重视, 因为地图象征着领土、权力和尊严。在古代, “图”与“版”连称, “版图”就代表疆土, 没有它, 说江山在手也无人相信。在西方, 历史上的很多疆域认证都借助地图的力量阐述立场, 表明态度, 例如, 十八世纪, 英国编制了描绘约克郡围攻战以及在弗吉尼亚海角战役的地图, 并为英国表明对《乌德勒支协议》划定领土范围的支持提供了工具, 这幅地图成为领土认证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 我们也习惯以地图视同版图, 地图成为治理国家, 表达国土、疆域最直观的手段<sup>[8]</sup>。

## 3 地图与主权宣示

一个国家的领土通常要通过地图表现出来, 表明其管

辖范围。给一国的领土包括岛屿进行命名, 划定位置, 都是一个国家行使主权的行。所以各国都非常重视用地图表现领土范围<sup>[10]</sup>。

韩国近来拿出“地图武器”, 以便将“日本海”正名为“东海”, 韩国国土海洋部近日表示, 将在国土地理情报院地图博物馆举办“东海、独岛古地图展”, 公开展示标记为“韩国海”和“独岛”的49张东西方古地图原本; 著名的英吉利海峡, 在法国地图上就标注为“拉芒什海峡”, 而海峡最窄处“多佛尔海峡”, 法国地图上则标注为“加来海峡”, 在历史上, 英法恩怨重重, 这种不同名称是“地图战”的一部分; 前不久路透社称: 伊朗再次对谷歌发出威胁, 要对其采取行动, 因为后者在谷歌地图上弃用“波斯湾”, 令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这片海域没有标记任何名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梅赫曼称: 谷歌无耻地弃用波斯湾名称, 是针对伊朗软性战争的煽动性行为<sup>[10]</sup>。一系列的事实证明了各国对正确使用地图表示本国疆域、地名的重视。

地图对于一个国家领土主权的确认非常重要, 并能够作为历史的见证。《环球时报》近日撰文: 菲律宾为了宣示主权, 特意把“南海”称为“西菲律宾海”,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曾口头上表示支持。但实际上, 世界各国, 包括美国一直把这里标注为“南中国海”。菲律宾试图单方面更改地图标注并没有意义, 毕竟这是约定俗成由来已久的名称, 已经沿用了上百年, 不会轻易改变。再如, 菲律宾在2011年出版的官方地图还能正确标注地名, 即把黄岩岛标注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即使如今宣布给黄岩岛改名, 曾经出版的地图却能够毫无疑问地证明该岛不是它的领土<sup>[10]</sup>。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是有延续性的, 地图的重要功能就是证明这种延续性, 给子孙万代提供确凿的证明。

1959年9月, 地图出版社出版了四开幅面的“中印边境问题示意图”, 印数32 000张, 新华书店发行(见图1), 图中较为详细地标注了我国西南地区中印边境线有争端的境界线段, 有十处地段曾经有印军骚扰和入侵, 图中在事件发生地标注了事件大致情况的文字说明, 用不同颜色的符号分别标注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印度出版地图所绘制的非法边界线, 以及1914年3月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秘密换文附图上的印藏界线, 即所谓麦克马洪线, 并郑重地标注了我国领土正确的国界线, 将正确国界线与错误界线加以明显区别。中国出版的地图对边界的一贯画法是根据实际存在的传统习惯线, 符合中国历来行政管辖所到达的范围。这是我国比较典型的以公开版地图出版物的方式标注边界问题, 表达了很强的主权意识。图幅的背面附有整版的文字说明(见图2), 题为“中印边界问



**作者简介:** 廖小韵(1953-), 湖北武汉人, 高级工程师, 主要从事地图设计编制及测绘志书编纂工作。

**收稿日期:** 2012-09-03

题”，对图中多处边界争议地段的背景及问题的实质作了深刻地阐述，尤其是用了二分之一的版面重点阐述了藏南地区的边界问题。这是我国历史上以地图来宣示国家领土主权的典型范例。这一珍贵的历史资料鲜明的展示了地图在捍卫国家主权中的重要作用，昭示着我国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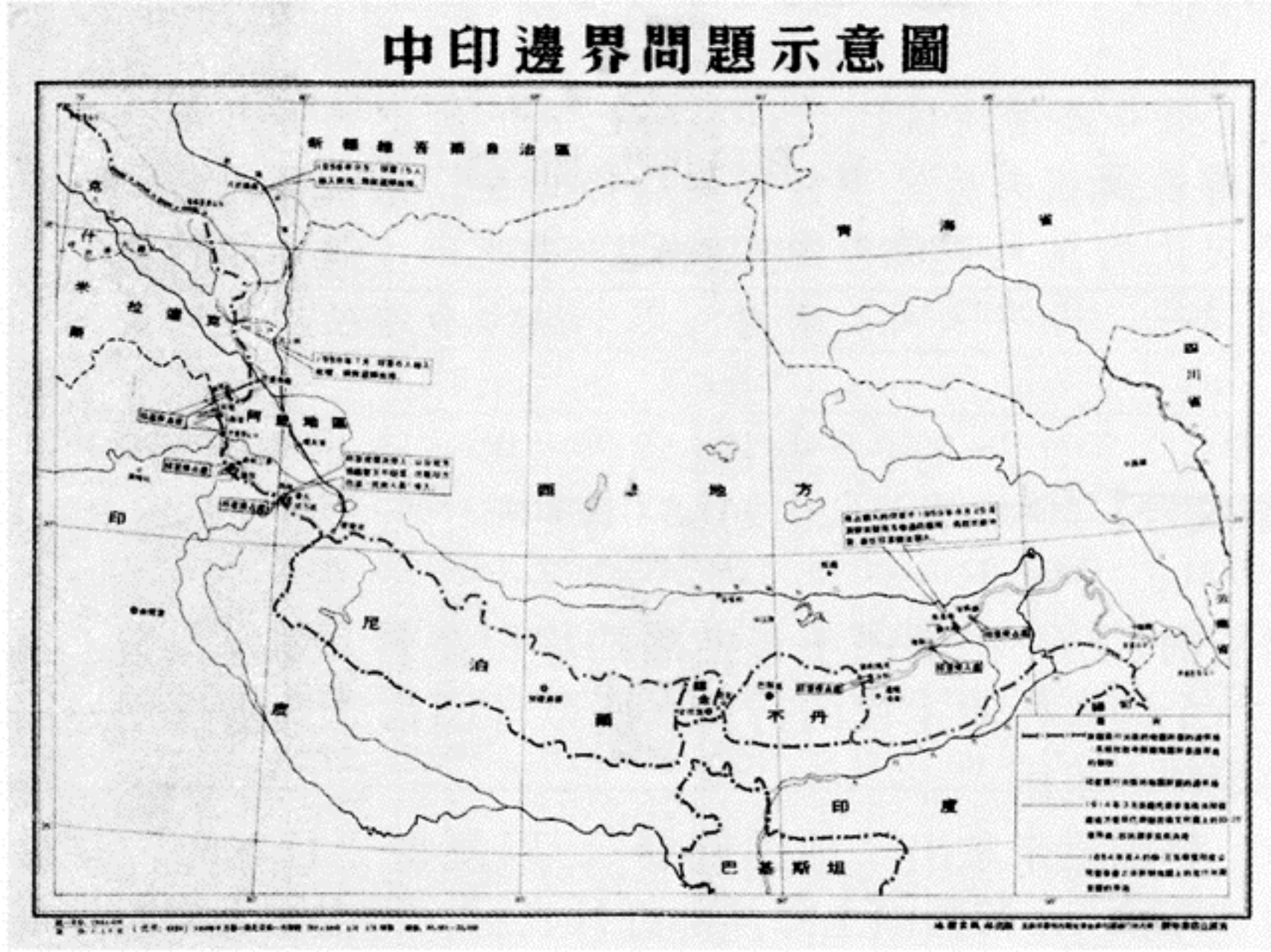


图 1 中印边境问题示意图(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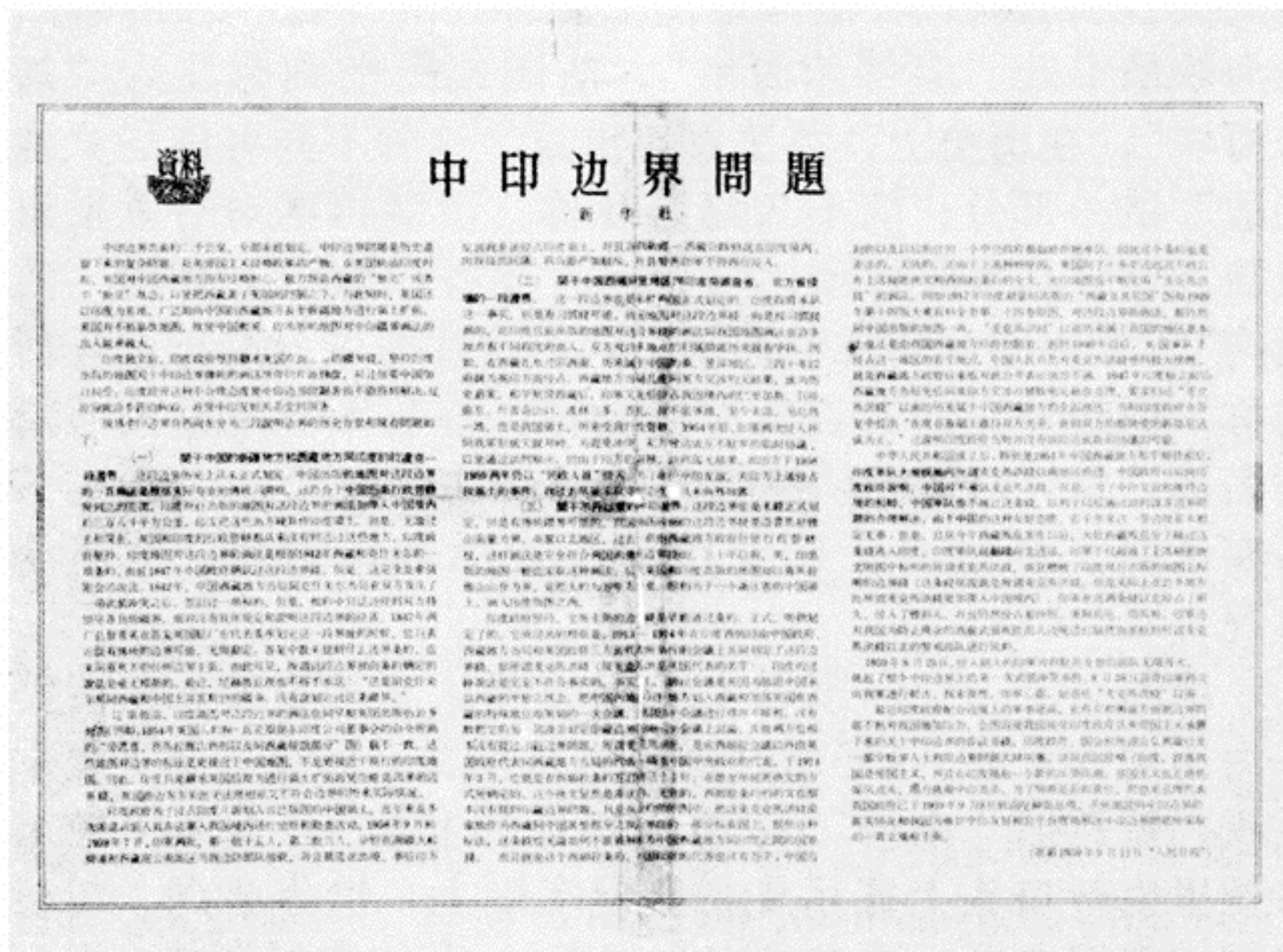


图 2 中印边界问题(背面)

#### 4 地图与藏南地区

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是西方侵略政策的产物，在上个世纪英国统治印度时期，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抱有侵略野心，极力制造西藏的独立或半独立状态，以便使西藏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sup>[9]</sup>。与此同时，为了达到其目的，英国以印度为基地，广泛向中国的西藏地方进行领土扩张，并不断篡改地图，无理的要中国接受中印边界问题，致使中国和英、印出版的地图对中印疆界画法出入越来越大。英国和印度出版的地图以喜马拉雅山脊为界，把大约九万平方公里，即相当于一个浙江省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以内。印度的根据是，1931~1914年在印度西姆拉由西藏地方当局和英国政府三方代表举行的会议上共同划定了这段边界线。印度的这一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对于不丹以东的中印边界，即藏南地区，虽未经正式划定，却有传统疆界可循<sup>[9]</sup>，我国地图所画的这段边界线是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为界，南麓以北地区，历史上一直由西藏地方政府行使行政管辖权，这样画法是符合两国传统边界线。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各国地图

上，中印之间的边界大体是沿着喜马拉雅山南麓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接线而行的。印度测量局 1905 年的《印度行政区划图》、1917 年的《西藏和邻国图》和 1929 年的大英百科全书第二十四卷图对藏南地区东段边界的画法，都同中国出版的地图一致，也与国际上通行的世界地图表注的边界线一致，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前，英印两国虽已有 1914 年西姆拉会议的条约，心怀不轨，但不敢妄为。因为，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1914 年西姆拉条约所确定的麦克马洪线，是由英国政府的代表同西藏地方局代表瞒着中国政府的代表，在德里用秘密换文方式所确定的非法无效的约定。可是到了 1950 年，在印度出版的地图中，这段边界却变成了以“未定界”表示的“麦克马洪线”，四年后的印度官方地图上，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竟然变成了“已定界”<sup>[1]</sup>。

地图能改，历史改不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藏南地区历来属于中国，是由我国西藏政府控制，中国人民对麦克马洪线感到极大愤慨，西藏地方政府也对此公开表示强烈不满。1947 年印度独立前后，西藏地方当局先后同英印方交涉并致电尼赫鲁总理，要求归还麦克马洪线。以南历来属于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地区。当时印度政府在答复中提出：“在现存基础上维持双方关系，直到双方均愿接受的新协定达成为止。”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 1951 年中国西藏地方和平解放前后，印度军队大规模地向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推进。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说明，中国并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中印友谊和维持边境的和睦，中国军队未越过这条线，以利于以后通过谈判谋求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1958 年 8 月 25 日，侵入朗久的印军对我驻马及墩的部队无端开火，挑起了整个中印边界上的武装冲突事件。为了明辨是非，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致函尼赫鲁总理，系统地说明中印边界的真实情况和我国为维护中印友好和公平合理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采取的一贯立场和主张。<sup>[9]</sup>

尽管目前这一地区现实存在着印方人员的进驻，但时至今日，中国地图上始终保持了藏南地区的正确归属，中国地图上中印国界线依然是包括了整个藏南地区，但在地图上，它却表现出与我国其他领土与众不同的特质来。在中国地图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出版的 1:400 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上，这片区域仅标注了达旺、德让宗、邦迪拉、哥里西娘、尼乌木、格当、里夏、阿帕龙、瓦弄 9 处地名，相比起同一幅地图上其他地区的地名密集度，这里俨然一大块“空白”区域。笔者在参考各种资料的前提下，按照均匀分布的原则，将这一区域的地名点增加了 27 个：鲁巴、曲那门、塔库姆、尼克特、巴里金、胡巴、瓦宗、伦卡、埃打让、培洛根、加士岗、旁金、巴昔卡、野如、营五、拉曼、都登、埃洛莫、尼杂木哈特、恩多林、钦邦、基明、娃买、卡多、惹英、布瑞尼、因通埃坡。虽然这一地区的地名增补还需更深入细致的研究，但仅这 27 处地名，已大致勾勒出那个地区的动人风貌。<sup>[11]</sup>将藏南地区地名的标注密度与中国其他地区相近，填补了中国地图上的空白”，旨在通过地图强化我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宣示，在地图上捍卫国土尊严。

本文中的《中印边境问题示意图》由武汉同济医科大学金仕翔教授提供，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 参考文献

[1] 郝晓光,徐汉卿,胡小刚,等. 中国地图上的藏南地名补白研究[J]. 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 2010, 30(1): 66-68.

(下转第 191 页)